



朝鲜文学丛书

人间问题

姜敬爱 著

朝鲜文学丛书

人间问题

姜敬爱著

江森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강 경 애
인 간 문 제

조선작가동맹출판사 1959 판

人 间 问 题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房 山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15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1}{4}$ 插页 2

1982年7月北京第1版

198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

书号 10019·3305

定价 0.69 元

前 言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朝鲜革命文学运动就已经兴起，一九二五年组成无产阶级文学团体“卡普”，雄踞文坛十年之久，拥有最广泛的读者。姜敬爱是在革命文学的影响下走上文坛的一位著名女作家，而且是在日本殖民地统治当局对革命作家实行第一次大镇压的一九三一年开始了文学生涯。她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勇敢地拿起笔来，揭露黑暗，反映人民遭受的苦难，歌颂他们的反抗斗争。她笔下的人物，有很多是觉醒了或正在觉醒的农民和工人，他们已经意识到必须行动起来为争取生存的权利而斗争。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姜敬爱没有参加“卡普”这个革命作家组织，但是在创作倾向上和“卡普”作家则是一致的。她后期的创作，从前进的道路上有所后退，表现出较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然而却并没有离开进步文学的道路，作品仍旧大多取材于受压迫最深的社会底层人们的遭遇，作品里依然跳动着一颗同情劳苦人民的炽热的心，在革命文学和反动文学营垒分明的对峙中，她也始终属于革命文学阵线中的一员。

姜敬爱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日出生于黄海道长渊郡，家境贫寒，父亲是雇农，在她只有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迫于生计，改嫁给一个六十多岁的崔姓地主，她随母

亲在这个备受歧视的冷酷环境中度过了童年。十多岁以后，继父才勉强答应她去读小学。后来继父死去，她脱离了这个家庭，十五岁的时候由姐夫资助进了平壤教会办的崇义女校。在学校里，她参加了进步学生团体，积极从事活动，三年级时终因带头罢课被校方开除。一九二九年她离开祖国，移居我国东北吉林省延边龙井镇，住了两年；一九三一年一度回国，第二年又来中国，一直住到一九三九年。一九三六年以后，缠绵病榻，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病逝。她对文学发生兴趣，是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影响她的是《沈清传》、《春香传》、《玉楼梦》和《三国演义》等朝鲜和中国的优秀古典小说。她喜欢读书，也善于讲故事，村子里的老人们都成了她热心的听众。崇义女校时期，她有机会接触了大量外国翻译作品及国内出版的各种杂志、书籍，尤其倾心于“卡普”作家的作品。一九二五年一家很有影响的文学杂志《朝鲜文坛》发表了她题名《秋》的散文，这虽然还不能说是她创作生活的开始，但却给了她投身这一事业的勇气和信心。姜敬爱所以成为一个进步作家，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现实生活的教育。她从懂事的时候起，看到的是沦丧的祖国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同胞；她童年时代生活的环境，更使她目睹了地主阶级的罪恶和农民的悲惨处境。切身的体验孕育了她憎恨压迫、同情劳动人民的感情，激发着她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为她从事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她后来居住的地区，不论是朝鲜国内还是我国的东北，到处都爆发着抗日爱国革命运动，更不能不对她的思想发展产生极大的影

响。一九三一年她回国时写的散文《再见吧，尖岛》，描绘了一幅我国东北人民骨肉分离、无家可归的凄惨景象，实际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揭露和控诉。从这年开始，她连续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小说《母亲和女儿》，短篇小说《父子》、《那个女人》等；一九三三年以后，又陆续写出短篇小说《菜田》、《足球战》、《解雇》以及长篇小说《人间问题》。这些作品，有的反映农村的阶级压迫、剥削和农民反抗意识的成长，有的描写城市工人和学生的革命活动，真实地展示出时代的面貌。一九三五年日本统治当局强迫解散了“卡普”，有人转向了，有人停了笔，仍在坚持创作的作家也很难发表带有鲜明革命倾向的作品。形势的变化，多少给姜敬爱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加之长期贫病的折磨，也在不小的程度上消磨了她的创作热情和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她后期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几篇小说，如《地下村》、《黑暗》和《麻药》等，便说明了这一点。

《人间问题》是姜敬爱的代表作品，一九三四年连载于朝鲜《东亚日报》。作品前面有几句简短的作者的话，开门见山地表明将在她的作品里“努力把握时代的根本性问题”，并要指出什么人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力量。整部小说都贯穿着作者的这一创作意图。作品一开始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三十年代朝鲜农村贫富悬殊的社会画面；对地主大院、警察驻在所和农民房舍的描写，首先就鲜明地划出一道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鸿沟。村子里的一个叫作“怨沼”的绿水池塘，以及有关它的传说，象征着穷苦人祖祖辈辈的苦难史。小说的前半部，就是以这个小小的

村庄为背景，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朝鲜农村的现实，特别是写出了新一代农民的最初的觉醒。以德浩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和日本郡守、警察结合在一起，象座大山一样压在农民的头上，制造出一幕又一幕的人间悲剧。主人公阿大和善妃两家人的遭遇，典型地代表了那个时代农民的悲惨命运。他们父母一辈的人给地主做了一生牛马，最后的下场不是死于地主之手，便是沦为乞丐，甚至忍辱出卖肉体也难求一线生路。在善妃被害得家破人亡之后，地主德浩又破坏了这个年轻姑娘的贞操。但是，阿大和善妃这一代的年轻人，已经不甘忍气吞声，任人宰割，他们有对温饱生活的向往，也有对纯洁爱情的追求，正是这些激发着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一步步走上斗争的道路。阿大在遭到拘禁、毒打之后，不是畏缩、屈服，而是对整个社会和维护这个社会的法律产生了根本的怀疑。是的，为什么只有甘心饿死才不会触犯那个“法律”呢？三十年代前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对朝鲜人民加紧了掠夺和镇压，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大批流入城市；同时朝鲜的革命运动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阿大和善妃流入城市后经历的生活道路，反映出这个时代特点。他们到了城市，一接触到先进思想，精神面貌很快起了巨大的变化。阿大带领工友们走在罢工的前列，善妃在工厂里忘我地做着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工作；他们一旦觉醒，就表现出一种有进无退的革命的坚定性。作品中俞信哲这个知识分子形象，作为软弱、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他蔑视金钱的力量，厌恶和纨绔子弟

为伍；拒绝有钱小姐的爱情，恋慕纯朴的乡村姑娘，这些都源于他的清高思想。后来他为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走进工人运动的队伍，以他的理论知识启发了阿大的阶级意识。在工人的眼睛里，他的形象高大，是他们的引路人。凡有危险场合，阿大处处想到他的安危，认为斗争可以没有自己这样无知无识的工人，而不可以没有他。然而，当罢工遭到镇压，他被关进监狱，在进行生与死的抉择的时候，他的致命弱点终于显露出来，又回到与之决裂的家庭，娶了一个富有的女人，找到一份待遇优厚的职业，过起他潜意识中时时神往的“美满”生活。阿大对他的行动始而不理解，继而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象俞信哲这样的人，面前有许多条道路可走，而工人、农民则除了反抗到底之外别无生路。所以，敌人的镇压，信哲的背叛，心爱的姑娘善妃被折磨致死、横尸面前，都不能把阿大吓倒，而只能激起他对吃人社会的更强烈的怒火，进一步认清自己的前途。诚然，作者描写的工人运动，斗争目标是模糊的，前途是朦胧的，组织领导力量也显得薄弱，然而能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人民失去一切自由的黑暗年代写出这样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作品，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姜敬爱的人生路程不长，只活到三十八岁，从事创作活动，也只有七八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几年里，她共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十五六篇短篇小说和十多篇散文。这些作品，已经成为朝鲜早期革命文学的珍贵遗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的绝大部分作品是在中国创作的，著名短篇小说《菜田》，写的还是中国的题材。从时间上看，《人间

问题》也创作于在中国居住的时期。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今天将这部小说翻译出版，介绍给我国读者，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张 琳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作者的话

人类社会总是经常不断地出现新的问题，人类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奋斗中向前发展的。所谓人间问题，大致可分为根本性问题和枝节问题两种。在这部作品中，我想努力把握住时代的根本性问题，指出解决这种问题的要素、什么人具备这样的力量以及他们的前途。

我唯一的希望，是读者能把这本书看完，指出其中的错误和矛盾之处，给我以真诚的鞭策。

作者 1934年7月

登上山梁，龙渊村便清晰地呈现在眼前。那座高高矗立的瓦房，是农庄主郑德浩的家；紧靠这面的洋铁皮房子，是防疫站；还有一座同样的洋铁皮房子，是驻在所。驻在所的周围，黑糊糊的一片，尽都是农家。

往下去，有一个叫作怨沼的绿水池塘，可以说是这个村子的生命线。据说有了这个池塘，才有了村庄，才开垦出村前的农田。连村子里的狗，喝的都是这个池塘里的水。

池塘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出现的，没有人知道，不过村子里的农民却有个传说，而且把这个传说当作他们的骄傲，对之深信不疑。

人们是这样说的：在很早以前，在怨沼还没出现的时候，这里住着一个长者金知^①，他有数不尽的奴仆、田地和肥壮的牲畜。他非常吝啬，宁肯让吃不完的粮食烂在仓库里，也不肯接济一下邻近的穷人；来了讨饭的，就关紧大门，一口饭也不舍施。后来发生了灾荒，人们都快饿死了，一天几次地跑去求他，他不但不接济，还恶言恶语地骂人，不许走近他的家门。穷人们走投无路，暗中拉帮结伙，半夜里袭

① 原为朝鲜古代官名，这里泛指一般有社会地位的人。

击了他的家，抢走了粮食和成群的牲畜。事情发生几天以后，长者金知向衙门里递了一张状纸，把这一带的农民全抓了去，有的遭到严刑拷打，有的被杀了头，其余的都被流放到远方去了。

失去父母的孩子，死了儿女的老人，都齐集到金知家的院子里，哭爹叫娘，呼儿唤女，嗓子哭破了也不肯离开。

他们哭了又哭眼泪越聚越多，一夜之间淹没了金知家的高房大屋，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大大水池，就是眼前这个叫作怨沼的绿水池塘。它的宽度，谁一眼都能看出来，但是至今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有多深。有这样一个传闻：从前曾经有人想弄清它的深度，朝下放了好几个丝线团子，一直也没有到底。

凡有新搬来的人家，村里人会自动找上门去，先给他们讲怨沼的故事；这里生下来的孩子，从刚开始学话的时候起，大人给他们讲的也是这个传说。从孩子到大人，人人都把它牢牢地记在心里，而且对它抱有一种渺渺茫茫的期待。他们受了冤屈，看一眼怨沼，就能得到安慰；有什么痛苦，看一看它好象也就会消除了。

每逢四大节日，他们便做打糕和白米饭，抛进怨沼，甚至还抛衣服和鞋子，表示他们的虔诚。有人说，如果谁得了不治之症，只要到怨沼来祷告祷告，病就会好的，那是再灵验也没有的了。

尽管他们有这样——一个怨沼，但不知为什么，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更穷，一年比一年更痛苦。今年以来，人们只能靠麦糊糊和橡实度日，向怨沼里抛打糕和米饭的事也就少了。

但是，他们依然认为只有怨沼能解除他们的痛苦，常常望着它寻求一些安慰。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怨沼的水总是湛蓝湛蓝的，蓝得仿佛一照见白衣服立刻就能把它也染蓝了似的。

怨沼的水，一到春天，便从高高的白茅草底下渗出来，不断地流到小河沟里去。怨沼四周的老柳树，表面上看好象已经死了，其实从树心里正在抽出嫩芽。

一只水蛭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哧溜一下跳进水里，快活地划着圆圈打转儿。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

脚步声越来越近，一个小女孩跑上了山梁。她好象被什么人追赶着，一面不住地回头张望，一面又气喘吁吁地从山梁上朝下跑。

小女孩穿着一件村里常见的旋花汁染的小上衣，脸色有些儿泛青，但模样儿很清秀。她手里提着一篮野菜，好象很不得劲似的，一会儿换到左手，一会儿换到右手，一会儿又顶在头上。这样还觉得不舒服，皱皱眉头，干脆抱在胸前；同时，仍不时地回头瞟一眼山梁。

“死丫头，怕什么，站住！”

一个男孩子大声吼叫着追赶过来，跑得飞快。小女孩把抱着的篮子顶到头上，没命地朝下奔跑。跑着，跑着，她突然栽倒了，一直滚到山坡底下；篮子还继续向下滚去。

砍柴的男孩觉得有趣，吃吃地笑着走到小女孩的身边，挡在她面前说：

“小丫头，早该把酸模给我，干嘛逃呀？你以为能跑得过我？跌了一跤，尝到滋味了吧？”

嚤嚤啜泣的小女孩爬起身来，四下望望，找她的篮子。直到发现篮子在大麦地的地头，才瞪了砍柴的男孩一眼，转身去拿篮子。

砍柴的男孩抢先一步冲过去，把篮子拎过来朝小女孩面前一放，伸进手去掏酸模：“死丫头，瞧我不把你的酸模全吃光！”一边掏一边往嘴里放，吧嗒吧嗒地嚼着。

小女孩又瞪了他一眼，走到他面前，一把抢过篮子：“给我，你这个坏东西！”

小女孩生气的样子使砍柴的男孩觉得好玩，扑哧一声笑了。这时，小女孩眼眉上的一颗黑痣引起了他的注意，用手指在小女孩的眼眉上戳了一下：

“这是什么？”

小女孩吓了一跳，甩开男孩的手，喊道：

“疼死了！你这个坏家伙！”

“好厉害呀……来，再给我一个……”

砍柴的男孩吸了吸流出来的鼻涕，伸出手来。小女孩听他说话的口气变得温和起来，也就不那么害怕了，从篮子里掏出一个酸模扔给他。

砍柴的男孩捡起扔在地上的酸模，咽着口水，皮也不剥就吃起来。忽然，他似乎觉得有些无聊，抬头一看，小女孩不见了；四下望望，才发现她已经绕过怨沼，正朝前走着。

“该死的丫头，一个人走了！”他嘟哝了一句，远远地望着小女孩晃动的身影，自己也想回村了。

“喂，善妃！咱们一道走！”他边喊边跑。来到怨沼，又不见了小女孩。他就地一坐，嘟嘟哝哝地说：“坏丫头，自个儿走了！真没见过……”

过了一会，他无意中向下看了一眼，怨沼的水面上清晰地映现出他的一副狼狈相，自己也不由得笑了。他俯视着水面，活动了一下四肢，晃了晃脑袋，善妃眼眉上那颗黑痣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什么呀？”他自言自语地说，回头看看，什么也没有。“死丫头！真……”他又嘟哝着，朝小女孩消失的柳树林那边望望。忽然，他想喝水了，猛地站起身子，脱下汗湿的衬衣朝草地上一丢，跑下高坡，趴在怨沼边上，伸长脖子咕嘟咕嘟地喝起来。水通过喉管流到肚子里，真是爽口的甜啊！他喝足了，站起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从怨沼吹来的清风，带着浓郁的草香，凉飕飕的，吹干了他汗湿的身子。他猛地转过身，下意识地喊了一声：“我的背架呢……”原来刚才只顾跟着善妃跑来，背架还在山上。他又一口气跑回山梁，走到放背架的地方，拿起镰刀，在一旁割起草来。

他割完草，走近背架，靠着它躺了下来。草香袭人，心舒意畅，便闭上眼睛，想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

“阿大！”

阿大正要朦胧睡去，猛然听见有人喊他，吃惊地跳了起来，朝四下张望。这才看见老李头拄着木拐，吭哧吭哧地朝他走来。

“老李头！”一见老李头，他高兴起来，肚子也立刻觉得

饿了。

“我到处找你，原来在这儿！”

老李头拄着木拐站住了，爱抚地望着阿大。两人的长长的影子投射在山坡上。

阿大吭地一声背起木柴，反问一句：“你到处找我吗？”

“是呀，太阳都快落山了，还不回家！别老和你妈顶嘴，以后再不要这样了。”

阿大正和老李头并排走着，扑哧一声笑了。他感到阳光照得刺眼，弄不清楚现在是早晨还是傍晚。

“你妈做好了饭，等你很久了。”

老李头一心想消除他对妈妈的不满，口口声声总提他妈的好处。

“煮饭了？”

阿大蓦地站住脚，看看老李头，然后又漫不经心地转过视线，望着对面的田野。在夕阳的辉映下，田野象一面金色的绸缎。

“老李头，从今年夏天起，我要是也能到田里锄草……”

老李头心头一热：啊，这小鬼想种田了！怎么办呢？他有些发愁，同时想起自己当年闹死闹活地要种田的情景。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呆呆地凝视着佛陀山。

“老李头，我锄草，你给我送饭，还有……”阿大笑嘻嘻地说，好象单是嘴上说说，也觉得痛快。

“锄草，你有地吗？”老李头本想这么问一句，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心里好象有个什么东西直向上翻腾。

“你也不用讨饭了，就吃我种的粮食！”

老李头直挺挺地站住不动，使劲地撑着木拐，看光景，他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他从小生活在别人的房檐下，受尽侮辱、欺凌，连这条腿也断了。阿大正说得高兴，回头一看，老李头没有跟上来，也停住了脚步。

“老李头，你怎么哭啦？”

阿大奇怪地睁圆了眼睛，挨近他的身边。老李头抹了抹眼泪，又拄起了木拐。

“谁是妈又说什么了！这样的妈，不要算了！”阿大不高兴地瞪着眼睛说。

老李头吃惊地看着阿大，心想，他挨了妈妈的骂，气还没消哪！要不这孩子怎么对妈妈有这么大的反感呢？

“孩子，不能这样说话，不行呀！”

老李头说着，忽然想到这孩子是不是发现了他妈的不良行为？同时，老俞头、英洙，还有最近常来的铁匠，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猜想阿大一定是知道了他们和他妈的那种关系，便没有勇气再说下去了。

两人走上了麦田头上的小路。

“老李头，你今天挣了多少钱？”

老李头听了这话，情绪才转过来，说：

“钱，哪来的钱？今天前村开酒店的人家办喜事，我一整天都在那儿，现在才回来。”

“办喜事的人家……那你一定讨来打糕了，一定的！”阿大敬了一下手里的木棒子，望着老李头说。

“讨来了。”

“多少？”他咂着嘴问。